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012

語錄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毛澤東

362 期 14-12-1969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8 版 附畫頁

15 分

豪雨成災損失慘重我黨派人參加拯救

本月十日夜十時許烏雲遮天，寒風吹拂，豪雨陣陣連綿不絕，氣候十分惡劣。豪雨傾瀉之勢越來越迅猛，不久，新島許多地方，洪水泛濫成災，特別是那些僻壤村落，貧苦人家居住的所在，遭遇洪水吞噬，損失極為慘重。有的地方洪水氾濫，河路難分；有的地方，車輛排龍陣，交通阻塞；有的地方，廬舍慘遭淹沒，一片水鄉；有的地方土崩，泥水沖倒屋宇，釀成三死三傷。據估計數以千計房屋浸於洪水，約有兩千名農戶，無家可歸，流離失所，廬舍、田園、傢具、家畜等財物損失空前慘重。這是新加坡島卅五年來最嚴重之水災。

豪雨傾瀉不絕，金吉律和波東巴西變成汪洋，平日的田地不見了，洪水淹過屋簷，迫使村民不得不躲在屋的高處或站在屋脊上避災。孩童見洪水洶湧怕得嚎啕大哭，長者見家園被淹沒，平日勞苦工作的成品就這樣毀於洪水，叫苦連天，傷心至極。但是此刻他們着急的是，逃離家園，避開洪水的浸害。他們大聲呼救，但是，只見汪洋一片，左鄰右舍，都處於同樣危急的困境，怎麼辦？

在波東巴西和金吉律附近來來往往的人越來越多，要進入拯救家人的村民也愈來愈多。但未見所謂“政府”人員派船來救災村民和路人都異口同聲咒罵反動政權無視民生災難。

人們沒有交通工具，欲往救災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們還是浸在黃泥水中盼望。

好極了，遠處似乎有兩隻囉哩車載着兩艘摩多船，跑近了再看，果然是兩艘船呀！“是誰載來的？”有人這樣問。“是社陣的人”，一位青年小伙子答道。囉哩車上滿載了整百名我黨負責人黨員及數位海產工友。由於靠近災區——金吉律的馬路上洪水汪汪，車難駛近，於是，在馬路上就把船拖下車。村民見船下水，忙趨前要求載人。這時幾個殘暴隊員不知路向，貿

然搶着上船，一個殘暴隊員硬硬跳上船，後來，被村民趕下船。同志們和許多年青人看見有一艘兵船停在兵車上，但却不下水，於是，他們就沖向前去，要推船下水，可是那隻兵船却忙被駕跑了。

兩艘摩多船迅速地飛進村子里，船繞了許多灣，只聽見有人呼救，船即趨前拯救，但是，這畢竟是村落，不是海洋，水上樹枝草葉、浮萍污物，豬、雞的屍體，還有那東歪西倒的籬笆，每救一家，都要想方設法，付出很大努力。兩艘摩多船一來一往，緊張忙碌，只見它載了十幾個人出來了，又見它忽忽地載了幾位帶路的村民駛進村子里去。

豪雨依然不停地打在人們身上，寒風也陣陣地掠過人們的身體，十分寒冷。金吉律路邊站滿着人，個個拉長脖子望着茫茫村落，等待着船載人來。

“船來了！船來了！”人們都

這樣高興地喊道。我黨整百名男女黨員，個個胸前帶着黨徽，手臂纏着紅布，敏捷地向前，有的扶老，有的携幼，有的背走冷得發抖的婦女，有的抱着嬰兒，有的忙拿咖啡水或薑水，有的拿麵包和餅乾給飢寒交迫的災民吃，並帶他們到附近親人家宇。他們對於黨以船救出他們並如此熱情照顧他們，表示感激。

“船又來了！”“船又進了！”那幾位海產工友和同志們克服了許多困難載人出來，又帶又進去。雖是口渴肚餓，雖是夜幕下垂，但是他們還是沒有更班，繼續在手電筒的照明下，在昏暗的、彎曲的水道上穿來穿去。這種服務精神，着實可嘉。

救災工作一直持續到八時左右，金吉律一帶的村民，都拯救出來了。一共約有三百名。

參與救災的村民和許多災民對於行動黨政權沒派船來救災，只派些殘暴隊來災區站着看，憤憤不平地說：“他們只會抽血，不會救災”。“行動黨那里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轉入第八版）

圖為同志們參加救災工作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裝鬥爭

大 公 報

辛之

問：巴勒斯坦難民，指的就是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之後，從巴勒斯坦地區被驅趕出來的這百多萬阿拉伯難民？

答：狹義說來是這樣以色列這個國家被美國製造出來後，二十年來它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小戰從未間斷，大戰打過三場。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開始的第一場大戰，到一九四九年二月才結束。一九五六年，英法帝國主義侵略埃及（現在的阿聯），以色列參加了，打了一場；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在美國的唆使下，它又向阿拉伯國家發動了侵略戰爭，打了六天，由於社會帝國主義推阿拉伯國家後腿，阿拉伯國家戰敗了，以色列佔領了約旦領土耶路撒冷全城，阿聯的西奈半島、加沙地帶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居住在這些地區的約旦阿拉伯人、阿聯阿拉伯人、敘利亞阿拉伯人，還有一九四六年前後從巴勒斯坦被趕出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再一次被迫顛沛流離。因此，從廣義來說，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也牽涉以色列新佔領區的難民問題。

巴勒斯坦人民

武裝鬥爭的興起

問：巴勒斯坦人民武裝鬥爭是怎樣興起的？

答：巴勒斯坦作為一個問題出現之後，美帝和社會帝國主義操縱的聯合國，年復一年地進行“討論”、“仲裁”，也搞一點什麼“救濟”，所有這些都是欺騙的手法。苦難深重的巴勒斯坦人民，不論是流散在阿拉伯國家一百多萬難民，還是生活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以後新佔區的另外一百多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們曾經苦苦等待，盼望過“恩賜”和“裁決”，將近二十年過去了，原來的成年人已變成白髮蒼蒼的老人，而孩子們則已長大，他們要求解放，重返家園的願望卻沒有從什麼“恩賜”中獲得，他們依然過着屈辱的亡國生活。他們從切身的痛苦體驗中找到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一九六四年五月，四百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和一些阿拉伯國家人士在耶路撒冷約旦區舉行了巴勒斯坦國民大會，通過了巴勒斯坦國民憲章，決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同年六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他們決心走武裝鬥爭的道路，先後成立了統屬不同的游擊隊，開頭的時候，第一支游擊隊只有一挺機關槍和二十顆手榴彈，但是發展很快，今天已經成為一支堅強的武裝戰鬥力量。今年二月一日，在開羅舉行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全國委員會會議上成立了統

一指揮各路游擊隊的軍事指揮部，從此以後，巴勒斯坦人民武裝鬥爭就更加迅速地發展。

在鬥爭中迅速成長壯大

問：這支游擊隊的實力怎樣？

答：巴勒斯坦游擊隊是一支新生的力量，但是一支堅強的戰鬥力量，它成長的過程是很迅速的。這支游擊隊在以色列周圍的阿拉伯國家建立了許多基地和訓練營，在以色列佔領區內也建立了流動基地。游擊隊的戰士們活躍在約旦河西岸、貝桑河谷、納布盧斯山區、加沙地帶、西奈沙漠和內格夫地區，廣泛襲擊以色列的軍事據點、兵營、伏擊巡邏隊、車輛、爆炸破壞以色列的軍火庫、油庫、公路、車站和橋樑。以色列的心臟特拉維夫，重要煉油城市海法，都會受到游擊隊的成功襲擊。去年一年，游擊隊發動了一千次攻擊，今年一開始就在兩個晚上對敵人發動了四十八次襲擊，今年九月一個月就發動四百八十次襲擊，幾為去年全年的半數。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法塔赫”在一份公報中曾豪邁地指出：“現在在以色列佔領的土地上，巴勒斯坦游擊隊沒有打不到的地方了。”

毛澤東思想的

偉大影響

問：巴勒斯坦人民武裝鬥爭有沒有明確的政治指導思想？

答：有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廣泛傳播，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鬥爭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在游擊隊的幾十處訓練營中，油印的“中國革命的經驗”這本小冊子正在被戰士們如飢似渴地學習。這本小冊子介紹了毛主席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許多光輝論斷，以及毛主席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制訂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政策。毛主席許多重要著作，正被大量地翻譯成阿拉伯文字，學習這些光輝著作和收聽北京阿拉伯語廣播，已經成為戰士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項目。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青年說：“我考慮了許多問題，發現只有毛主席的教導才

能拯救巴勒斯坦。”另一位名叫優素福的青年說：“對我們巴勒斯坦人民來說，唯一的道路是武裝鬥爭。正如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革命的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打擊了美帝社帝

的罪惡陰謀

問：對巴勒斯坦人民武裝鬥爭的評價是怎樣的？

答：中國對巴勒斯坦人民武裝鬥爭的評價，從新華社二十二日的報道中可以看出，報道指出，第一，這個鬥爭已經沉重地打擊了美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第二，在它的鼓舞下，阿拉伯人民的反帝運動日益高漲；第三，巴勒斯坦人民武裝鬥爭和日益高漲的阿拉伯人民反帝運動是兩股革命洪流，這兩股革命洪流有力地挫敗了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妄圖撲滅巴勒斯坦人民武裝鬥爭的烈火，霸佔和分割中東的罪惡陰謀。

林彪副主席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曾經表明，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鬥爭。依靠巴勒斯坦人民的團結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堅持長期的持久的人民戰爭，獲得一億阿拉伯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有效支持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業，將戰勝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以、阿反動派的任何橫逆，取得偉大的勝利。



“為什麼你戴起黑眼鏡來？”
“同你一樣，我感到那太陽光更強烈了。”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又一滔天罪行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揭露傀儡政府“工作准證”制度的文章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最近強行實施“工作准證”制度，通過一紙命令就蠻橫無理地剝奪了十多萬華、印族工人兄弟的工作權利和生活權利。這是他們推行馬來沙文主義的又一滔天罪行。

在臭名昭著的“新經濟政策”宣布之後不久，即七月中旬，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用坐監或罰款作威脅，強迫五十萬名所謂“非公民”永久居民進行登記。到十月初，傀儡政府發出了約十四萬張工作准證，其中三份之一的有效期只有三個月。期滿後即禁止工作，六個月之後這些工人總數的九十巴仙就要被剝奪工作權利而陷於失業。這樣，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內就有四、五十萬人將由於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瘋狂迫害而完全失掉生活的保障，陷入失業、飢餓的困境。

據反動報紙報導，在樹膠園工作的印族工人，最少有五、六萬人將因“工作准證”期滿而被開除。在鐵道、海港公共工程和市政等部門，也都有大批一向被剝奪了公民權，因此現在也要被剝奪工作權的印族工人。在工商企業中工作的華族職工，也面臨着同樣的遭遇。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剝奪了十幾萬工人的工作權利不算，還要把他們和他們的家屬擠上死路。原來，這些工人在以前工作期間，按照傀儡政府的所謂“公積金條例”的規定，每月都繳納工資的六、七巴仙作為儲蓄金。現在傀儡政府竟然宣布不許這些工人，在失業之後，領回他們的儲蓄金以維持生活。這是不顧別人死活的明目張膽的掠奪，是乘火打劫的強盜行徑。

在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這種野蠻的迫害下，十幾萬工人怒火中燒，無比憤慨，準備同階級敵人展開反迫害鬥爭。傀儡頭目聽到消息，又怕又恨，法西斯頭子拉扎克更是兇相畢露地叫嚷，要用暴力來對付工人的鬥爭，並揚言要把他們驅逐出境。

與此同時，傀儡政府的爪牙——黃色工會的工賊們，也馬上登台表演，一唱一和地大肆破壞工人階級的鬥爭。正當敵人向工人階級大肆進攻的時候，偽“職工總會”還急忙配合，特別派出一個所謂“七人代表團”去叩見傀儡頭目表示忠誠，保證合作。這就徹底暴露了他們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工賊面目。對十幾萬工人的這種野蠻迫害是駭人聽聞的。這不但引起工人階級的憤慨，而且也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傀儡政府的大小頭目、作賊心虛，怕得要命。因而，不惜用挑撥民族團結的手法，反反覆覆地為自己的罪行辯解，他們說什麼：“政府

必須首先照顧公民及馬來族的利益”。說什麼“馬來族很多人失業，必須把華、印工的工作職位讓給他們”等等。他們用這種徹頭徹尾的馬來沙文主義的論調，一方面掩蓋傀儡政府製造失業的階級剝削政策；另一方面，又企圖把馬來族廣大群眾對他們的封建的、買辦的、官僚統治的反抗和鬥爭，轉移到華、印族工人身上，他們的陰險用心何其狠毒！

應該指出：華印族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像馬來族工農和其他勞動人民一樣，都是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兄弟。馬來亞的一切社會財富，是馬、華、印及其他民族工農的辛勤勞動創造出來的。他們為了民族解放的事業，不惜流血犧牲，進行英勇不屈的鬥爭。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是極其偉大的他們又是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沒有他們所有的剝削者、壓迫者，不管是英美帝國主義，還是國內大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或官僚資本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因為，所有這些吸血鬼，自己既不割樹膠，不洗錫米、又不種田、捕魚、伐木或挑担，只靠出賣國家和吸取各族勞動人民的鮮血來發財致富，和過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各族工農群眾的種種苦難，都是這些害人虫和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一手造成的。他們是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災難的根源。

我們國家的真正主人，不是這一小撮騎在人民頭上的賣國賊和吸血鬼。而是創造國家財富的，為祖國解放而英勇奮鬥的各族勞動人民。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剝奪華、印族工人的公民權和工作權，讓一小部份破產和失業的馬來族勞動群眾獲得工作，這從根本上說，也不是符合而是危害馬來族工農群眾的利益。他們口蜜腹劍，嘴上說的要解決馬來族勞動者的失業問題是假的，而存心要破壞各族工人團結，加強掠奪和控制才是真的。

正像偉大導師列寧在揭露沙皇政府的政治欺騙時所說的那樣“他們是掛着關心，同情歌歌的大招牌，施捨一點帶有欺騙性的小恩小惠來平息不滿，並乘機加強官僚控制。”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就是企圖用這種陰險的手段，來平息馬來群

眾對傀儡政權的不滿，以便對他們加強掠奪和控制。不但如此，傀儡政權還作得更殘忍、更露骨。因為，既使這種對少數馬來族勞動者的小恩小惠，他們也是用華、印工人和他們的家屬的犧牲來施捨的。人人都可以嗅到，他們手上的血腥味。事實上，他們既剝奪了華印工人的公民權和工作權。又不真正地解決馬來群眾的失業問題。他們只有一個罪惡目的，那就是千方百計要造成包括各族勞動人民在內的龐大的失業後備軍，以便於壓低工資、分化工人階級的團結，為了替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和馬來官僚資本榨取超額利潤創造必要的條件。

在廣大工農群眾面臨嚴重威脅的時候，那些所謂反對黨的頭目和黃色工會的工賊們乘機活動，他們一致擁護傀儡政府的“工作准證”制度。但是，為了混水摸魚，撈取政治資本以欺騙群眾，他們又不得不假惺惺地去向傀儡政權求情，或者裝模作樣地說，要向偽法院提出申訴等等。這些小丑們的表演，目的是為了在工人階級中製造幻想，麻痺他們的鬥爭意志和轉移他們的鬥爭方向，以便為帝國主義和傀儡政權的鎮壓和欺騙的反革命兩手政策效犬馬之勞。他們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迫害工人階級一切罪行的不可饒恕的幫兇。

馬來亞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前所面對的一切問題，包括公民權問題和工作准證問題，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權問題。政權問題是不能在敵人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向敵人求情或申訴來解決的。

偉大導師列寧教導我們：“不用暴力來對付擁有武器和政權機關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從暴徒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列寧還痛斥那些不敢提出政權問題的人，他說：“誰為人民的自由而鬥爭，但不為人民掌握全部政權而鬥爭，那他不是鬥爭不徹底就是別有用心。”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名言，精闢地概括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的學說。革命導師的光輝理論指引了我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道路。

讓我們團結起來，為徹底砸爛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傀儡政權，建立人民共和國而奮鬥到底！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是5.13大屠殺的兇手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

二評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在他們的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里，使用許多蠱惑人心的言詞，編造了民族屠殺事件的經過和所謂原因。他們編造的方法是，錄取某些特殊人物的口供，作為“事實依據”。這些特殊人物是什麼樣的人呢？其中主要的

，有當晚在他官邸親自指揮屠殺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的要員，屠殺事件后即被法西斯頭子拉扎克封為“雪蘭莪州作戰委員會”頭目、雪蘭莪為“州務大臣”哈倫；有在屠殺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即十二日晚上星夜四處奔走、散播謠言、煽動馬來甘榜羣衆進城殺人的偽“雪蘭莪州議會”的議員——哈倫的政治秘書亞末拉扎里；有偽警官十人，偽警察三人；有向外國記者自誇，曾經派出六包刺刀的青年去參加屠殺的某學院的神祕學生除此之外，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還為假裝“公正”，還特地從偽警察局的檔案中抄錄了四、五個普通市民被迫作出的口供。這就是《報告書》的事實！這就是《報告書》藉以編造出來的屠殺事件的經過。

殺了人，洗掉手上的血跡，再戴上白手套，兇手不但變成了“君子”，而且顛倒事實，摘削陷害而變成了原告。這在我國的歷史上，已經屢見不鮮，再也不是人們的疑難了。

奇怪的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却還拿它來當作救命的稻草，當作裁判的根據。並且以為這樣一來，就能欺騙國內外輿論，開脫自己殺人的罪責。這真是白日作夢！這只能再一次表明：他們外強中乾，心寒胆怯。他們既要殺人兇，又要畏罪自逃。他們害怕真正的事實，他們害怕屠殺事件的真相大白於世。因此，他們除了撒謊，還是撒謊。這種黔驢技窮的丑態，真是既可惡又可憐。

為了掩蓋天下人之耳目，他們在屠殺了上以千計的無辜羣衆之后不准任何人提起屠殺事件。如果有人提起，不管你是聽來的，親眼見到的，甚至是親身經歷的，一律稱之為“謠言”，稱之為“煽動民族仇恨和民族衝突”，要逮捕、監禁、懲罰。一句話，他們殺了人又不準別人說起他們殺人的事，和把他們叫做兇手。

為了封住人民的嘴，他們還嫌目前的“緊急法令”和多得數不清的種種鎮壓措施不够保險，因而早在《報告書》發表之前的一個月（即九月六日）就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任何人討論公民權問題、偽馬來軍團問題、馬來人特權問題、馬來語問題、馬來統治者的地位問題等等。這也再一次表明，他們的日子實在混不下去了。他們除了壓，還

是壓。而且在撒謊之前，他們還是念念不忘這個壓字。但是，畢竟事實最雄辯，謊言也罷、刺刀也罷，都絕對改不了血一般的事實。

誰是“五·一三”民族屠殺的兇手，已經是歷史的事實。各族羣衆，特別是吉隆坡等地的羣衆，他們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歷了，難道欺騙和鎮壓能夠勾消這筆冤仇血債嗎？

人們還記得，在幾個月前，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所謂競選宣言是這樣寫的：“穩定的政府如果受到破壞，就是分裂過程的開始，這是改變不了的，其結果必將是誰也不敢設想的一場殘忍的屠殺。”這不是為“五·一三”民族屠殺製造輿論，又是什麼？這不是一語道破了“五·一三”民族屠殺事件是你們早就準備好的計劃，又是什麼？

“五·一三”大屠殺前一個月（即四月十二日和十四日），拉赫曼在馬六甲和瓜拉比拉的兩次羣衆大會上，殺氣騰騰地叫嚷說：“如果有人想要剝奪憲法規定的馬來人特權，將會發生流血事件。馬來人是不會逃進森林的，相反的，我國將會發生流血事件。”這不是蓄意煽動民族屠殺，又是什麼？

四月廿三日，拉扎克在廣播演講里聲色俱厲地恐嚇說：“要是聯盟不能得到多數席位要是‘聯盟’不當選，繁榮的經濟和種族和諧就完蛋。”這不是公開煽動殺人縱火又是什麼？

“馬華公會”領導集團，在他的競選工作指示里，也公然威脅羣衆說：“不投聯盟的票，就會有衝突，就要發生仇恨和騷亂。”這不是為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民族屠殺陰謀幫腔，又是什麼？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每一篇競選演說，每一種報刊什誌，天天散播這種殺人論調，難道不是為你們早就準備好的，罪惡滔天的“五·一三”大屠殺在作輿論準備嗎？為什麼在你們的《報告書》里只字不提呢？這不是表明，你們既是氣勢凶凶的蓄意殺人，又害怕人民羣衆懲罰你們的滔天罪行又是什麼？

人們也還記得就在民族大屠殺的前一天，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在波德申軍營召集了一個民族屠殺的準備會議。有消息說，這個會議所討論的事情，是動員你們的車隊和暴徒，而像你們所說的那樣：好

好地教訓華人一頓，使華人認識政治權力仍然操在馬來人手里。（應該是說仍然操在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手里），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是對“五·一三”大屠殺極端緊要的一着，為什麼你們的《報告書》一點也不交代清楚呢？

大屠殺的當天，即五月十三日午后不久，也就是距離哈倫的親信亞末拉扎里到各甘榜去煽動屠殺還不過十幾個小時之后滿載着冷刀、匕首等殺人凶器武裝起來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的暴徒的囉里車，就按照你們預定的計劃，從吉隆坡郊區，絡繹不絕地開往市區，到偽“州務大臣哈倫的家里集合。在哈倫面受機宜之后，當天傍晚六點十五分，暴徒就從哈倫的家門口開始下手行兇，見人就殺，正像你們自己所叫嚷的那樣：先砍豬后宰羊。也就是先殺華人，后殺印度人。可是，你們在《報告書》里却把這次血淋淋的大屠殺說成是什麼“勝利遊行”。我們要問，這一些人既然是來參加“勝利遊行”，那又為什麼個個都帶上巴冷刀、匕首以及“護身符”呢？帶上殺人凶器，除了蓄意要殺人之外，難道還能有什麼別的辯解嗎？

我們還要問，如果沒有長時間的、全面的、周密的部署，能在這樣短促時間內，糾集這樣多的暴徒，並且進行規模這樣大的屠殺，範圍這樣廣的縱火搶劫嗎？

在你們所指使的這一大批暴徒，殺人、縱火和搶劫以后又按照你們預定的計劃，回到哈倫家中集合。由偽馬來軍團的軍官指揮，以甘榜為單位，整齊列隊，然後由偽馬來軍團的軍用囉里車，一車一車的把他們載回甘榜去。這一個鐵的事實，除了無可辯駁地說明，“五·一三”大屠殺是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的之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嗎？

人們更加不會忘記的是，“五·一三”大屠殺一開始，你們就按照早已準備好的計劃，以“維持治安”為藉口，出動大批偽馬來軍團，和所謂“保安部隊”，繼續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這群傢伙，接連幾天在吉隆坡帶頭行兇，不僅縱火燒屋、強姦婦女，無惡不作。而且公開在街頭開槍射殺無辜羣衆，甚至闖進羣衆的屋子，亂抓、亂打、亂殺，連孕婦和小孩也不放過，還乘機搶劫羣衆的財物。在這種恐怖行動之后很多日子，逃難的人們

（轉入第五版）

(接第四版)

還是心有餘懼，不敢回到自己的家去；甚至連你們的所謂救濟難民的福利工作人員，也不得不公開承認的事實。儘管你們的《報告書》一口抵賴偽馬來軍團的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儘管嚴厲縮小你們殺害的人數，以減輕罪行。但是，偽馬來軍團在這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所扮演的劊子手的角色，是有目共見，再也掩蓋不了的。

無數受害者在你們的恐怖統治下，害怕你們殺人滅口，以至不得不投諸外國報刊，發出悲憤的控訴。他們一致指出：“五·一三”那天被殺害的群眾數以千計，而且絕大多數是以皇家馬來軍團為主的所謂“保安隊”搶殺的。有兩個受害者還說：殺人最多的就是這些“保安隊”，至少有一千人以上死在他們的槍下。”另一受害者說：“五月十三日是皇家保安隊和操縱者的大節日，那一天簡直成了一個地獄，這一些魔鬼們，進行着屠殺、強盜、縱火與最窮兇極惡的方式歡渡了他們的節日。我的兩個親人就是被保安隊殘忍槍殺的。我的家被他們燒成灰燼，我和許多像我一樣的人，從這一場大屠殺中僥倖死里逃生，今天才能提出這個控訴。”這是血的控訴！這是一字一淚的控訴！這是對你們的野蠻暴行一刻也不容忍的控訴！

一點也不奇怪，在這種野獸的暴行面前，就是受了你們欺騙，上了你們當的馬來群眾也感到不滿了。至於那些不願充當你們殺人幫兇的馬來同胞更是憤慨。可是，對於這些正直的、珍惜民族團結的馬來同胞，你們的武裝部隊就立刻去恐嚇、威脅這個事實你們敢否認嗎？事情十分明顯，“五·一三”大屠殺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早在五月大選丑劇上演以前就準備好了的，並且命令以為馬來軍團為主的所謂保安隊去執行的。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一手製造了這場民族大屠殺，也是按照預定的計劃，立即採取消滅罪証的步驟，禁止新聞記者拍攝偽軍和暴徒殺人行兇的前場照片。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在五月十九日授權警察可以就地處理被害群眾的屍體，而不必履行什麼一貫的驗尸之類的事所謂法律手續。因為一經驗尸，偽馬來軍團手上的血跡就更加難以洗脫了。這不是殺人滅跡，又是什麼？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在這場滅絕人性的民族大屠殺中，真是罪行累累，鐵証如山。不管他們在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里，怎樣捏造事實、顛倒黑白，都是白費心機。他們的滔天罪行，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要掩蓋也掩蓋不住，要抵賴也抵賴不了。留給他們的，只有朝朝一日受歷史的懲罰、受人民的懲罰！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作賊心虛，自知心虧理屈，要想以此充滿謊言的《報告書》也騙不了人。於是，最近以來，他們又另唱花腔，散播一種謬論說什麼：“馬來人貧窮，非馬來人富裕，是‘五·一三’騷亂的主要原因。”這種謬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居心何在，是不值得一駁的。但是，有一些反動的知識分子，例如“馬大”副校長——阿吉茲之流也出來隨聲附和，為他們開脫殺人的罪責，同時也為他們所推行的民族屠殺政策製造理論根據，扮演幫兇的角色。

正如偉大導師列寧所說的：“幹這種卑鄙醜惡勾當的，不只是那班黑幫的敗類，而且還有一些反動的教授、學者、新聞記者和議員。”

貧窮和富裕是階級是社會的規律，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所代表的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工農階級的必然現象，是沒有民族的界限，也沒有民族的分別的。誰能否認這個古往今來都是如此的客觀規律呢？在我國社會上，少數壓迫、剝削階級的人，無論他們是那一個民族，越來越富裕，擁有大量財富；而絕大多數各民族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人，越來越貧窮，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這難道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得見的事實嗎？這不恰恰就是拉赫曼、拉扎克

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賣國政策和剝削政策所造成的嗎？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上台以來，所推行的民族壓迫、民族屠殺政策，實際上是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各族勞動人民的階級壓迫政策。正是這個反動的政策，使得各族勞動人民的生活日益陷於貧困和悲慘。

偉大導師列寧，在揭露俄羅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對非俄羅斯人的民族壓迫政策時，英明地指出：“對異民族的壓迫是一根有兩頭的棍子；這根棍子，一頭打擊異族人，另一頭打擊俄羅斯民族。”列寧在揭露俄羅斯統治階級的民族屠殺政策時，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統治階級之所以選擇民族大屠殺手段，來保衛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就是因為他們再也沒有別的政策了。”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

今天，我國各族勞動人民，尤其是馬來族貧苦農民，要擺脫貧窮困苦處境，唯一的道路，就是團結起來，開展人民戰爭，打倒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反動統治。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各民族同胞們！讓我們沿着這條勝利的道路，奮勇前進吧！



“九大”文件名詞解釋

“政治報告”名詞解釋

形“左”實右

形“左”實右就是以“左”的面貌出現，實行右的錯誤的政策。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階級敵人在越加孤立作垂死掙扎時常以極“左”的面貌出現，欺騙群眾，迷惑群眾，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擴大打擊面，以擺脫他們徹底孤立的境地，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就會以極右的和形“左”實右的兩種形式出現，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形“左”實右的錯誤思想，又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反映，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在路線鬥爭中的表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在執行政策中常以感想代替政策，以感情代替原則，形式上很“左”，實際上很右，這種錯誤思想很容易為階級敵人利用，在革命隊伍中製造混亂。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這是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第一次偉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戰爭。

這個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綫，黨推動和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在革命工農群眾的支持下，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武裝，進行了北伐戰爭，打敗了統治中國十餘年的北洋軍閥。在這次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廣泛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黨的組織也獲得發展和壯大，黨員由五卅運動前的九百多人發展至五萬七千九百多人。

在這革命時期，由於陳獨秀把持了黨的領導，沒有接受毛主席的正確革命路線，放棄了統一戰綫的領導權，否定了農民在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對武裝鬥爭採取了取消的政策，所以，使得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帝國主義的策動和幫助下，叛變了革命，於一九二七年製造了“四·一二”大屠殺，使革命遭受失敗。



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向第三屆 黨代表大會提呈政治報告書摘要

(續上期)

意的征用)而黨的許多支部(至少超過十個)便被迫尋找新的黨所。甚至,一間黨支部還在一次周期性的“突然災火”中,被徹底的燒毀。由于適合的租金便宜的場所不易找到,致使幾個支部沒有肯定的黨所,而不得不做出暫時性的安排,和其他支部共用一間黨所,或者和其他支部合併組成較大的單位。由于這一系列困難的結果,某些支部在各個地區的活動受影響、受限制、不得不加以縮小和縮減,他們和廣大群眾的聯繫工作因而產生困難。

(二)除此之外,敵人封閉我黨的威脅,還是存在着。儘管,到目前為止,李光耀傀儡集團還沒有採取封閉我黨的卑鄙行徑。可是,敵人的威脅仍然籠罩着我黨。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在七週年黨慶特輯上討論過了,無須在此重述。但是,我們却發現,毫無根據的謠言和主觀片面的指責,說什麼我們要自行解散黨,等等。我們必須重申,在目前這個階段,我黨絲毫也沒有作出要自行解散的意思。可是,我們認為,全體同志必須對敵人隨時的鎮壓(包括封閉黨),作好思想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準備。

(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黨也面對着下列的不利:首先,黨是一個註冊的“合法”的政黨。可是好多活動都被傀儡當局目為“非法”。因此,在開展黨的正当活動的過程中,黨的好多同志和支持者便面臨傀儡警察的逮捕所困擾,而必須尋求律師的指示和上“法庭”辯護。其次,儘管黨是一個馬來亞的政黨,她的各項政策都照顧到整個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島)。然而,由于敵人在長堤的種種限制,黨的活動只限于新加坡島。其實,長堤實施的種種限制、檢查和“移民控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分裂長堤兩岸反帝運動的活動,阻撓他們在反對共同敵人的反帝力量的合作和聯繫。敵人的大力推行分而治之的陰謀,把新加坡島的反帝運動和馬來亞大陸的反帝運動分隔開來的勾當,已經削弱了馬來亞人民的反帝鬥爭。

對有關黨所問題上,我們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去解決,設法維持及推展黨的各項活動。至于其他的問題,我們必須加劇進行喚醒和教育廣大群眾的鬥爭,動員和組織他們為他們的基本權益,為民族解放,而進行英勇的鬥爭。

鬥爭的道路上出現這樣的,或者那樣的困難,並不是可怕的,也沒有什麼可怕。由于美英帝及其拉曼拉查李光耀傀儡的全面統治祖國,由于敵人全面的控制國家機器,同時也掌握宣傳機器和各種組織,好像“全國職總”、“馬職工總會”、“聯絡所”,等等;由于敵人通過他們的間諜和代理人,滲透和破壞其他的群眾團體;由于蘇修集團給予傀儡當局全面的、大力的幫忙;由于敵人進行法西斯壓迫、任意逮捕、威脅與恐嚇,以及其他反對人民的卑鄙勾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鬥爭道路上出現這樣的,或那樣的障礙和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採取正確的辯証分析★

一些同志因為看到我們在鬥爭中面對着那麼多的障礙和困難,便感到垂頭喪氣、悲觀消極的,確,我們目前是被一個比較強大、比較有組織性的敵人所包圍,他們日益在我們的鬥爭道路上製造越來越多的障礙和困難。但是,這也反面的顯示出,我們的鬥爭正取得了進展,正開始在某些方面威脅着反動派的統治。

當黨從一種工作改變到另一種工作的時候,就必然會經常碰到這樣的或者那樣的困難。黨的杯葛偽“新加坡國會”就意味着從一個着重于“議會”內工作到一個着重于議會外群眾鬥爭的迅速轉變;從“合法”的競選工作到“非法”的群眾鬥爭,到黨真正的和廣大群眾打成一片,結成一個整體,不僅沒有在廣大群眾中孤立起來,同時也可以日益深入群眾,喚起他們的革命經驗和了解,以及喚起他們參與反帝鬥爭。

這個艱苦和長期的鬥爭需要我們緊緊跟着正確鬥爭路線,推行各項正確的政策,需要獻身於革命工作而作自我犧牲的干部進行耐心的,艱苦的組織工作,需要我們不被表面的“失敗”所嚇倒,需要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左傾”思想、宗派主義、狹隘沙文主義,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劣根性和思想。總之,這些困難,艱苦的鬥爭要求我們,必須以正確思想武裝我們自己,必須在馬來亞的具體形勢中結合理論與具體實踐,而且,必須在鬥爭中對最後勝利持有絕對的信心。

2.我們採取正確的辯証方法和解決各種困難,這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必須記住,困難是可以通過鬥爭加以克服的。那就是說,各

種障礙和困難都可以通過團結的力量,主觀的努力,以及勤奮、持久和耐力的鬥爭,加以排除和克服的。只要我們緊緊地跟着正確的鬥爭路線,在鬥爭中抱着堅決的信心,那麼,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勝利的實現只是時間的問題。整個世界正處於大動盪、大變革、大鬥爭的時代,人類的歷史正沿着進步的道路前進。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馬來亞也不例外。

3.如果我們認識并看清敵人也同樣的存在着更多的困難的話,那麼,這必然會有助於加強我們對最後勝利的信心。的確,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目前正遭受一個又一個的政治、軍事、經濟與貨幣危機的沖擊。在過去的幾年里,這些危機已經把整個帝國主義陣營拋進一個又深、又臭的極端混亂與矛盾的爛泥潭。而且,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各種困難是不能克服,並且也無法解決的。其實,反動派採取的每一項妄圖鬆弛和緩和他們的無止境的危機的措施,只能越來越加深日益惡化的危機,使他們越發不能自拔。美帝在越南及在美國本土的軍事和政治危機,英帝的收支不平衡的尖銳化,就是最好的現實例子。同樣地,當地反動派也無法解決失業的危機,而這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加深,加劇人民的不滿與局勢不穩。帝國主義分裂與欺騙廣大人民的各種陰謀,只能提高和增長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他們必然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他們的鎮壓人民的卑鄙勾當,只會加速人民的反抗,而導致帝國主義統治政權的早日倒台。相反的,人民的各種困難只是暫時的、過渡時期的,而且是可以通過鬥爭加以克服的。

4.除此之外,帝國主義及反動派還被他們之間的矛盾,他們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搞得頭昏腦漲,弄得手足無措。而這些矛盾又日益尖銳、日益惡化。相反地,人民的政治覺悟是日益高漲、日益壯大,越來越多的人民已經看穿了敵人分而治之的種族主義宣傳,而且正緊緊地團結起來進行反對壓迫的鬥爭,越來越廣泛的人民正吸取過去的殘酷經驗教訓,而拋棄對反動派及“議會選舉”的一切幻想,越來越多的人民目前已經緊緊地跟着正確的鬥爭路線。越來越多的人民已經在捍衛他們的基本民主權益的具體鬥爭中,總結并吸取了寶貴的經驗教訓,而鍛鍊得更加堅強、(待續)



(49)
1969

在冷冽的清晨

·敬延·

在冷冽的清晨
扭開了收音機
指針停在熟悉的地方
傳來堅定的聲音

熱烈的語調
像東北風的季節
漫山的膠林呼嘯

傳神的語調
像深夜的急行軍
遍野的脚步窸窣

鏗鏘的語調
像一聲聲山砲的巨響
轟進敵人顫抖的心

從南向北
隔着千萬里路程
浩蕩東風
寫下二十一年的歷史

二十一年了
但那音容宛在
多麼雄壯威武
多麼親切動聽

人海、旗影
邁步、前進
隨着跳動的電波
列隊在凝神的臉前
叫每個思想
閃耀着真理的光輝

一字一句
都聽進了心坎里
好比遠行的兒子
記下母親的
叮嚀囑咐
感情的巨手
拉短了

山和水的距離
彷彿你們
就站在身邊
條條脈搏
爲着一個堅貞的意志
爲着一個不滅的信念
跳動、跳動 . . .
毫不遲疑地
跟着您
偉大的黨
前進！

雨季膠林嘆 (山歌體)

黃大牛

綿綿雨季又來臨，
膠工生活更苦辛；
割出膠汁被沖掉，
有做無錢太不平。

割膠一天三四元，
只能一天挨一天；
如今下雨無收入，
欠債取糧苦難言。

膠園阴暗氣候差，
小牛體弱病又加；
發燒咳嗽無錢醫，
且把風油給他搽。

我們住在紅毛園，
紅毛鬼啊賺大錢；
工人三餐吃不飽，
鬼佬酒地又花天。

鬼佬好像大肥豬，
工人皮骨日乾枯；
貧病交迫無保障，
隨時可能被開除。

制度腐敗工人貧，

做牛做馬挨皮鞭；
階級仇恨深似海，
滿腔怒火欲沖天！



復仇的火焰

楚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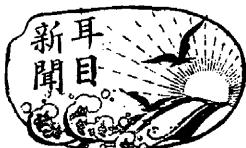
五·一三大屠殺留下的傷痕，
永遠、永遠也無法復原——
血肉橫飛的慘象
永遠在我們老百姓的腦海中迴旋。
.

僞國慶那一天，
整個吉隆坡城死寂一片：
家家重門深鎖，
人人遠避市面，
因為呵因為
全城籠罩着法西斯白色恐怖——
大家都深恐五·一三大屠殺的悲劇

重演！

經過刀光血影的考驗，
我們老百姓再也不會受屠伯們的誑騙；
大家一面整裝待敵，一面渴盼着
北馬人民武裝的炮火迅猛地蔓延——
一英雄的革命部隊在都城出現！

五·一三大屠殺留下的傷痕，
永遠、永遠也無法復原——
無辜老幼橫遭殘殺的災冤，
永遠燃燒着復仇的火燄！ . . .



黎晨鍾同志罷食逾十日

又有一位獄中同志，被李光耀反動政權移禁魔窟而遭野蠻對付。他就是黎晨鍾同志。

十一月廿六日，黎晨鍾同志被移禁中央警署以後，偽“政治部”人員對他百般折磨，並使盡一切威脅、利誘花招。然而黎晨鍾同志堅貞不屈，為了粉碎敵人迫降和誘降的陰謀，毅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罷食鬥爭。至今，黎同志罷食鬥爭已經堅持超過十天了。

黎晨鍾同志是前廠商工聯負責人之一，他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七日被反動派無理逮捕反動派三番幾次迫降，但都遭到反擊。

據悉：黎晨鍾同志的光榮家屬最近在探望時，得知晨鍾同志會被昇入淡申警察訓練營打針，而身體已削瘦了十二磅。反動政權威脅光榮家屬不得將黎晨鍾同志遭迫害和展開鬥爭的消息，向外宣揚，否則要剝奪家屬探獄權利，對於反動派這種妄圖封鎖輿論，暗害獄中同志的無恥勾當，無不引起獄內外同志的憤慨。

我們要鄭重指出：黎晨鍾同志以及所有獄中愛國志士的生命安危，你們得一概負責！你們暗害獄中同志的罪惡行徑將逃不過歷史的懲罰！

為白茂盛執喪 向白茂盛學習

安順／直落亞逸支部發稿

十二月一日，我們親愛的同志——白茂盛不幸逝世了，他是我黨的一位老黨員，自從黨光榮誕生的那一天起，他便毅然決然地加入，並始終不渝地站在黨的一邊。

白茂盛同志是位平凡的人，他一生忠於黨的革命事業，而且極端的關心同志愛護群眾。他享年六十九歲，但生長在這萬惡的舊社會里，沒親沒戚，無所依靠，只仰賴當小販過活。

白茂盛同志對人民，對革命，對黨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表現他對同志的關懷。他常對同志提意見和解決難題，對黨發出的號召，他都極樂意地、慷慨地出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總是替黨和整個革命隊伍多做幾件好事。即使在他臨終之際，他也還是惦念着黨和革命事業。雖然，他已年逾半百，却始終好學不倦，他這種勤奮、刻苦的學習精神，正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毛主席說：“...只要他是做

雪州鵝嘜巷貧民遭遷

雪州群眾鬥爭通訊兵報導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卅日清晨，在拉赫曼、拉扎克反動政權偽「首都行政總監」陸曼的主持下，派遣百餘名傀儡兵及二百餘名所謂「市政局執行人員」，開動剷泥機，到吉隆坡鵝嘜巷貧民窟大肆逞兇，宛如古代殘暴的奴隸主，強把四百廿餘家貧民全部驅走，房屋一概掃蕩無餘，并隨即加上一把火燒成灰燼，迫使大約三千居民流離失所（華族一千六百名，巫族九百餘名，印族二百餘名）！

這一幕強盜拆屋的醜劇，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出，使一切稍有理性的人都感到憤慨萬分，切齒痛恨。這項罪惡勾當是在「美化市容」的藉口之下進行的。配合五·一三以來的法西斯軍事統治，反動政權已經不止一次地動用軍隊來強蠻

拆除民房及市區內小販擋位；一批又一批的貧民，在槍尖和刺刀的威脅下，被分派到鴿子籠式的組屋里；那些交不出「押底金」的便成為流浪者了。

拉李傀儡集團為了替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集團效勞，不顧人民死活，肆無忌憚地殘害百姓。在市區內或城市附近的郊外，為了騰出空地給大資本家利用不惜把千百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貧民趕走，然後建立起一座座鴿子籠式的組屋大廈，強迫他們搬進去住，每月征收一筆昂貴的租金，使建築大財團獲得巨大利潤。幫兇們當然也可從中分取一點贖物。但這種敲髓吸骨的剝削，却常常迫使貧民走頭無路，因而淪為乞丐或竟至跳樓自殺的也大有其人！

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我們就按照這指示給予白茂盛同志送葬，開追悼會。在支部街邊搭起棚來，桌上鋪一面黨旗，上面橫掛布條寫着：“忠誠黨的革命事業”，兩旁直下布條寫着“一貫的有益于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革命”。周圍掛滿了橫彩和輓軸的布條。這種布置引起附近群眾駐足圍觀，他們更一致稱讚我黨為白茂盛同志治喪得好，作得對。

出殯當天，生前跟他相處過或對其為人略有所知的群眾，都紛紛趕來在其靈前憑弔，接着我們的同志排起整齊的隊伍，手臂都掛着黑布，在白茂盛同志靈前開追悼會。儀式完後，隊伍前面拿着鮮明的布條寫着：忠誠黨的革命事業，後面男女同志扛着棺木，四周圍的群眾也跟着隊伍走使送殯的隊伍，越來越龐大，在隊伍前面振臂高呼：“社陣萬歲！”周圍群眾都非常感動，在議論紛紛說這位老人死得有價值，社陣做得對，做得好。

鳴謝

在治喪期間，承蒙各界群眾、各兄弟團體的同志的經濟支援、守喪和各方面的關照。支部治喪小組謹此特致謝意。

更正

(一)本報第359期第一版馬來亞革命之聲編輯部文章中，第五段之“他們推展民族工商業政策”一句實為“他們摧殘民族工商業”之誤。(二)本報第361期第三版社論中第七段之“派遣五十餘美國大兵”，遺漏“萬”字，應該為“派遣五十餘萬...”方合。第十二版關於失業問題文章第二段之“一九六九年失業登記的人數是三萬六千”，應改為“一九六五年

...”方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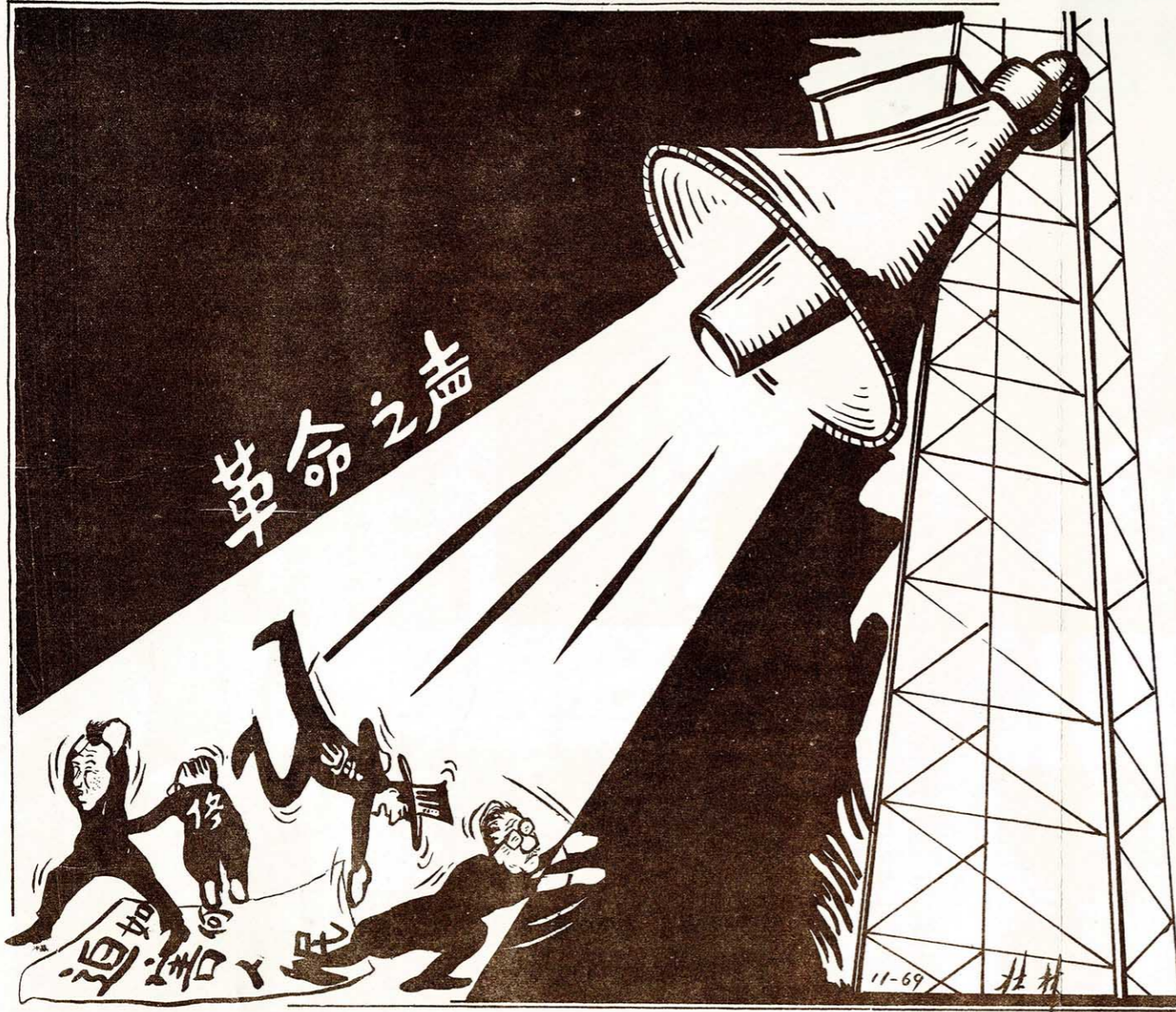
(接第一版)

我黨另一組百人救災工作隊在波東巴西參加救災工作。他們一到災區因為船來到，便以各種方法例如，通過木筏、大油桶和其他方式把災民救出來。後來，船隻陸續到來，大小共有三艘。他們就以小船到比較深入的地方載了災民，集合到大船上然後載到岸邊。後來縫業工聯會和康樂音樂研究會也參加了救災工作，共載了二百餘名災民。

這裏的災情非常嚴重，水深六呎到七呎之間，望去只見屋頂和樹木，村民的俱具家畜損失慘重，不可數計。在這災難時刻，行動黨反動政權遲遲未派船隻營救，只是到黃昏載來兩隻小船，但是，不一會兒又載回去了。這不禁使那里的村民感到憤慨，斥責行動黨政權只顧賣地賣國，不顧民生疾苦。

星島蒙雨成水鄉，造成重大損失；馬來亞大陸南部柔佛州，水災更形嚴重。多日豪雨，柔佛州境內許多低窪地區，人民被浸於災區，水深高達九呎深，店屋、車輛、傢具被沖走，各地交通阻塞，一萬多人受災害，三十人喪生。在東海岸之豐盛港外，奎籠被洪水沖倒，多人失蹤。

水災，雖謂天災，但它不完全是天災，它跟社會制度的好壞有直接影響，過去，中國連年洪水氾濫成災，但自新中國成立后，這可惡的“災”就被逐漸制伏。這就說明新中國的好制度是治“災”之寶。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島）常有水災，且一年比一年嚴重，這跟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不顧民生水利，只熱衷於執行賣國賣民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人民戰爭的海洋

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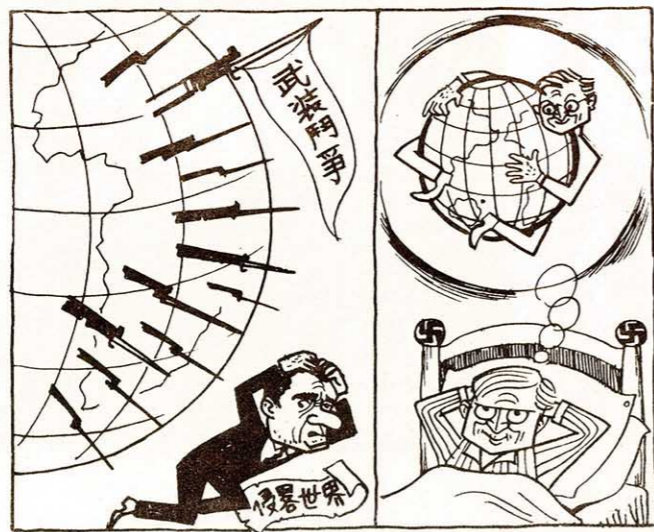
北京漫畫小組

(亞非優秀反帝漫畫選)

無敵的強音

馬來亞革命之聲

廣播電台



兩個總統 兩種表情
 二十年前美國總統杜魯門狂妄地叫囂：「二十世紀是美國的，美國要領導全世界！」但二十年後的尼克松却發出悲鳴：「地球陷入了吵吵鬧鬧的不和。」

美帝面臨無法擺脫的窘境

各國革命人民 熱愛毛主席

毛澤東主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各國革命人民熱愛毛主席，他們積極學習毛澤東思想，認真落實毛澤東思想。他們在學習中、工作中和鬥爭中都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最高指示，決心把毛澤東思想同本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



◇ 毛主席關心各國革命人民，各國革命人民熱愛毛主席。哥倫比亞人民懷着崇敬的心情看偉大領袖毛主席像。



◇ 毛澤東思想給革命人民以力量，推動各國人民革命鬥爭不斷向前發展。圖為美國人民舉着《毛主席語錄》參加抗議蘇修對中國發動武裝挑釁的示威遊行。



◇ 阿爾巴尼亞人民舉着毛主席像參加“五一”遊行，表示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愛戴。

◇ 非洲海員熱愛毛主席，熱烈歡呼毛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偉大勝利，熱情學習“九大”重要文獻。